

小议京剧穿戴的讲究与高明

□文/王一托

京剧艺术本是一种写意性极强的艺术形式。这一美学追求贯穿于传统京剧艺术表现的方方面面。

比如,行头,现在叫服装,其中就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京剧以美为原则,以符合人物身份特点为准则,以利于演员表演手段的发挥为规则的写意观和取得的美学高度。

在下认为,说写意观,只是从艺术效果上对一种艺术现象的解读,其背后体现出更为本质的因素,是一种独特美学标准和追求的支撑和引领。因此,每当为京剧穿戴选择之高妙与效果之神奇咂咂称奇不已之时,令我更为迷恋和想做的,倒是探寻这一创造美学原则蕴涵的合理性与高明处。因为,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前辈创造原则和本领产生无限的崇敬与钦佩,更能带给我们许多的思考和启迪。

还是举例子说明。不久前,在下突然就对传统京剧《悦来店》中何玉凤的扮相发生了浓厚兴趣,并琢磨了许久,感到这其中真是大有讲究。用《红灯记》中鸠山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儿,的确应该“好好地研究研究”啊。

各位看官一定非常熟悉这个人物扮相,可以说,何玉凤的扮相是京剧艺术中一个非常平常的扮相。以在下的揣度:人物因为是一个离家寻亲复仇的女性,因此便以旦角的袄裤这类行装为衣着基础,外加战裙;因为妙龄和性格鲜明的缘故,因此选择了通身大红的色彩;因为是行旅匆匆,因此便要头戴风帽;因为是身怀武艺,因此便要背绦子,显得英姿飒爽,身手伶俐……总之,这个人物的扮相称得上是美观、恰当,似乎没什么奇特之处啊?其实,不然!

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?这出戏的故事本是发生于清代初年的真事儿,人物也是个似乎能够在生活中寻到原型的真人儿,总之,事件加人物都该是清朝的装束扮相才对啊。咱们京剧界不是有着一句很著名的谚语:宁穿破不穿错吗?

理儿是这么个理儿,可事儿做得对否,却得从看这样做与那样做哪种效果好来衡量。要不怎么说邓小平先生说的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放之四海而皆准呢。

除非您偏要抬杠,否则答案必然是肯定的——肯定是现在这种扮相要比一身清装打扮高明得多,美观得多!您想啊,咱京剧的老前辈们,当初若是像现在搞戏这样,凡事儿非得从历史真实出发不可,给何玉凤穿上一身清代妇女的装束,用宽袖大襟的衣着穿戴扮上,真实倒是真实了,可舞台上的何玉凤还能看吗?不仅她那飒爽英姿的气质没法表现,身怀的武艺不能施展,就是那舞台上的视觉形象也必然显得窝窝囊囊,绝对是不利于演员表演,更不会引起观众的欣赏兴趣,进而产生艺术美的愉悦。甭说,老看戏的主儿眼神不好,冷不丁

看到了,不但绝不会往巾帼英雄上想,保不齐还得误认为是《送亲演礼》的乡下妈妈背着弓,或者《法门寺》的刘媒婆骑着驴呢。您看这事儿闹的?

京剧艺术最根本的准则是将美放在首位,但并不是不强调真实。不过,这个真实是在人物性格和审美层面的更为本质化的真实;是经过艺术创造后,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。因此,反映到京剧艺术中就是一种不违反生活本质,但又比生活更精粹、更美化、更典型的程式化的丰富艺术手段。在扮相上也是如此。看戏的经验告诉我们,一般说京剧的服装为明代的,但它又绝对体现着中华民族古典服饰的共性和鲜明特征,特别是符合京剧艺术的表演要求,并可以成为烘托、提升演员艺术表现力的重要工具。在下认为,这比简单的真实,实在是高明许多啊。

另外,研究解读《悦来店》的人物扮相和表演,其中并非没有清代生活痕迹的存在。就说何玉凤的念白吧,绝不同于一般的巾帼女性,采用的是韵白和京白结合的“风搅雪”,听着极有特点,体现出清社会满汉一堂的语言特点和韵味。再者是小生的扮相,尽管也是文生巾在头,褶子在身,厚底靴在足,从头到脚的非清代服装。但不知您注意到没有?前辈小生在安骥的行头上又赋予了许多清代盛行的图案元素,比如,那满是“万字不到头”文饰的文生巾,那布满冰梅纹的褶子滚边,都是清代非常典型的服饰。

以上说了半天,其实在下目的并不在于替某出老戏歌功颂德;而且,像这样体现出京剧审美创造本质原则的并不仅这一出。比如,那扮相俊朗潇洒的《洗浮山》,峭拔英武的《连环套》等等,都是清代题材戏而不用清装扮相却成为了人物形象美的典范之作。真正的目的,在下是想呼吁一下尊重京剧很完备和经典的服饰穿戴美学原则,充分发挥其可以起到的应有作用。而尊重和发挥,首先得从了解和咀嚼做起。

在下要说明的是,这可不是反对创新!只是别让并非创新的“创新”给我们现今提倡的“节约型社会”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罢了。因为在下不时听说的净是传统戏装出国演出便被恳求转让,还没听说过新设计的服装演完之后还能派上其他用场的呢。您说,这是不是有浪费之嫌?从这点儿上看来,贯彻“科学发展观”咱京剧也不能落后啊!

王一托:黑龙江省京剧院